



大學衍義

十四

四  
三

服部文庫  
117  
2/2  
14



117  
212  
14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九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一

崇敬畏

遇災之敬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降亦作降。洪水也。

臣按。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其災雖起堯時。至舜攝位。害猶未息。故舜自謂此天之所以儆我也。聖帝明王之畏天。豈已類如此。其後成湯

憂旱亦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使入疾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苟首行與讒夫昌與何以不雨至此極也夫以成湯之聖安得有此而反躬自責若是其至湯之心即舜之心也至漢武帝時公孫弘對策乃曰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夫舜以水自儆而弘歸之於堯湯以旱自責而弘歸之於桀姦諛之情所以惑誤其君使傲忽天戒者凡皆若此不可以不察

伊陟相太戊

太戊商中宗也伊陟尹之子

亳有祥

亳國都也

桑穀

其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臣按咸乂四篇今亡而史記叙之曰帝太戊立

伊陟為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

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關與帝

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太戊遇災而

聽忠言修闕政亟以銷復故周公稱之曰昔在

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謂其能盡敬畏

之誠而以天命律已也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也

雊鳴也

祖已臣曰惟

格心之非  
美難下手  
從此悟入

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降下民典厥義也義也降年有未有不求也長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也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也乃曰其如也嗚呼王司敬民也罔非天衢也無豐于昵也

先儒蘇軾曰高宗彤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為神告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已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敬父薄祖此失之大者故祖已先格而正之夫天之監人有常理而降年有未有不求者

非天天人人或中道自絕於天也人有不順德不服罪者天未即誅絕而以孽祥為符信以正其德人乃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夫先王莫非天嗣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鳴雉足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為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傲之今日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為國之害莫大於此

臣按軾所謂以象類求者謂洪範五行之說也

鳴不於它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主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若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

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宜謀於賢哲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異尚可銷也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而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雲漢仍叔美宣主也

仍叔周大夫

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

銷去之。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其一章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明大也。雲。漢。天。河。昭。光也。回。轉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卒。盡也。寧莫我聽。其二章曰。旱既太甚。蘊隆蟲蠹。蘊。積也。隆。盛也。蟲。蠹。積也。早氣也。不殄禋祀。殄。絕也。自郊徂宮。郊。祀天也。徂。往也。上下奠瘞。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靡神不宗。宗。謂尊也。后稷不克。克。能也。上帝不臨。臨。鑒臨也。耗斁下土。斁。敗也。寧下我躬。三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推。推。不可也。兢兢業業。危也。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孑。獨也。四章曰。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太命近止。太。命也。

民。死生之命。靡瞻靡顧。言無顧視之者。羣公先正。則不我助。謂百  
上之從者。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五章曰。旱既太甚。滌滌山川。山。枯川。竭。如洗滌也。旱魃為虐。魃。旱神。如隄如焚。隄。快燎之也。我心憚暑。憚。畏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臣按此詩。蓋宣王憂旱責躬之詞。其首曰。雲漢爛然。雨未有兆。今之民何罪。而數罹饑饉之厄乎。神之能為雨者。無不禱矣。牲牲不敢愛。圭璧不敢惜。而神不我聽。何也。二章則言旱已太甚。暑威熾然。自郊至廟。所以祭享者。無不至矣。莫

親於后稷而不能求莫尊於上帝而不見臨與  
 其耗敗下土民受其害寧使我躬當之三章又  
 言致旱之由不可推知兢畏危懼殆如雷霆之  
 在上周自厲主板蕩之餘民之僅存者無幾今  
 又重之以旱將無復有子遺者矣四章則言旱  
 甚而不可止我將無所自容民之太命死亡無  
 日莫有顧視之者羣公先正之與祀者曾不我  
 助而父母以及先祖亦何忍使予至此乎五章  
 言旱之已甚雖山川亦為槁竭使我心如焚灼  
 羣公先正不我聽聞天既見譴寧使我遜而去

位以謝罪於天不可使民被其毒五章而下大  
 略申復前意詳味其辭敬天憂民之心側身脩  
 行之實至今猶可想見此其所以為中興之治  
 與

正月正音

大夫刺幽王也其首章曰正月繁霜正月夏之

四月繁霜也

我心憂傷民之訛言

訛僞也

亦孔之將將大也

我獨兮憂心京京

京京大也

哀我小心瘵憂以痒

瘵憂也痒也

也痛

臣按正月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天地長養之  
 時而多霜焉其異大矣而民言爭為訛僞其異

又大於繁霜也。曰：訛言者何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忠為佞，以佞為忠，此所謂訛言也。訛言興則君子小人易位，而邪正混淆，所以致繁霜之災也。在位之君子為之憂，為之病，而王莫知焉，其致禍敗也宜哉。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一章曰：十月之交，十月，夏正之月。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醜，惡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二章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臧，善也。三章曰：燿燿震電，燿燿，電光貌。

不寧不令。寧，安也。令，善也。百川沸騰，山冢崇崩。冢，頂也。崇，崔嵬之狀。

崇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憮，慘也。皇父卿士，皇父，字也。番為司徒。番，氏也。家伯為宰。家伯，字也。仲允膳夫。仲允，字也。

也。栗子內史。栗，氏也。蹇維趣馬。蹇，氏也。騶維師氏。騶，氏也。

下音豔妻煽方處。豔，妻也。煽，居也。六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置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樽俎背憎，職競由人。

臣按：四月繁霜，幽王不知戒也。於是十月之朔，日有食之，考諸先儒之論，以為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



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失，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古之深忌也。十月純陰而食，詩人亦刺之者，蓋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故均於為異焉。亦孔之醜，言其甚可醜也。月有虧微，理之正也。日有虧微，豈不甚可哀乎。原日月之告凶，不用其行者，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陽勝陰也。日食陰勝

陽也。陽尊陰卑，陰亢陽而不勝，乃其常也。陰勝陽而揜之，可以為常乎。曰：于何，不臧言何由，而有此不善之證也。雷發聲于春，收聲于秋，今既十月矣，而雷電交作，山傾川涌，陵谷改易，高深易位，此為何景，而幽王曾莫之懲，刺王而曰：今之人者，不欲斥言也。前云不用其良，謂善人失職也。善人失職，由小人之用事也。小人用事于外者，由婦人主之於中也。故至此歷敘其人焉。卿士司徒而下，皆王朝貴近之官，而皇父之屬分據其位，所以然者，有褒姒為之地也。女子小

人。內外交結。此災異所以併至也。善人君子。遭值此時。黽勉從事。未嘗敢以勞苦自言。而無罪無辜。橫罹譴毀。以此知山摧川沸之變。非天為之。實嗾沓背憎之人為之也。蓋士夫仁愛。非有意於降災。乃人自取之耳。可不戒哉。

齊有彗星。彗星。除舊布親之象。齊侯使禳之。景公晏子也。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誣。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故曰。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臣按。晏子於是知天道矣。古之應天者。惟有敬德而已。禱禳非所待也。後世神恠之說。輿以為災異。可以禳而去。於是人主不復有畏天之心。此為害之大者也。

宋景公時。災惑守心。災惑。火星也。心。東方宿也。心。宋之分野也。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臣按。易曰。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景公三言。之善。而法星為徙三度。天相應其捷如此。可不

畏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

仲舒又言。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

元帝時日食地震。匡衡上疏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於下者。象動於上。陰陽之

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謂地震也。陽蔽則明者暗。謂日食也。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

哀帝元壽元年。日有蝕之。孔光對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書曰。天棗謀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是年息夫躬建言災異數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  
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  
之以問丞相王嘉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  
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  
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  
行善民心說而天意解矣謀動于戈設為權變非應  
天之道也

臣按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為精粹其  
曰人之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  
者尤古今之格言也匡衡以下其言亦足以警

世主故劉其略著于篇云

以上論遇災之敬

崇敬畏

臨民之敬

五子之歌

夏書篇名  
詳見後

其一曰皇祖有訓

皇祖禹也

大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

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臣按君之與民以分言之則若霄壤之不侔以

情言之則若心體之相資故可親而近之不可

甲而遠之也。國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根搖則木  
拔。民離則國危。匹夫匹婦若無所知。然離而聽  
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故大禹自謂天下之愚  
夫愚婦。有能勝我者。蓋衆多之智。慮雖聖人有  
不能加焉。敢以已之聖為可恃。而民之愚為可  
忽乎。三失謂失之衆也。一失猶不可。况至於三  
凡民情之怨忿。其端甚微。其極至於不可禦圖  
於未形。則易拔於已著。則難。六馬者。駕車之馬  
而六轡。所以馭之。車賴馬。馬賴轡。猶君之賴民  
也。朽索馭馬必危。非道臨民必離。故大禹之心

常慄乎其不自保也。然則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後世之君。以一人而肆於民上者。視大禹之訓  
宜知戒矣。

召誥。召公作以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  
小民。今休也。不。大也。誠。和也。休。美也。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品。險也。

臣按成王幼冲在位。召公元老。恐其未知民之  
可畏也。則歎息而言。王之年雖小而任。則重。若  
能大和于小民。則善矣。蓋小民雖甚微。而至為  
可畏。王其毋或敢後用。顧畏于民之品。險可也。

夫若民何其險邪。曰朽索馭馬前聖言之。水能覆舟。後賢喻之。天下之險孰逾乎此。召公此篇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酒誥亦曰。越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祇周召之啟告其君者。如出一口。人主其可不深念哉。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臣按。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廢興存亡皆此焉出。故其

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君之貴而嫚其民乎。

以上論臨民之敬。

崇敬畏。

治事之敬。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元氣

廣大。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農功之時。謂四時之具夫。

臣按。奉天時以興農功。事之至重。故命羲和。敬以授民。敬之見於經者。始此。其分命曰。寅賓出日。曰寅餞納日。蓋於日之出入。必敬候之也。至

於咨咨以治水曰往欽哉釐降二女亦曰欽哉  
 此堯之敬見於事者也其於郵刑於敷教於典  
 禮於咨牧不曰欽則曰寅不曰寅則曰敬此舜  
 之敬見於事者也天下萬事莫不本之一心敬  
 則立嫚則隳雖至細微亦不可忽故堯舜之敬  
 不獨脩身為然至於應事亦莫不然後世人主  
 既鮮知以敬治身而臨事尤多輕忽此禍敗所  
 由基也臣故據二典所記以為後主之法二云

以上論治事之敬

崇敬畏

操存省察之功

詩思齊之三章文王 雝雝在宮雝與雍 肅肅在廟肅  
也 不顯亦臨射亦保 射厥也 保守也

臣按此詩言文王之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在  
 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從容中道如此然持守之  
 功未嘗斯須廢也故其所處雖非顯明之地常  
 若天地神明之在其上也父母師保之在其前  
 也雖未嘗有厭倦之心而嚴於自保常恐燕安  
 怠惰之私萌於中邪僻嫚易之氣設於體也斯  
 其所以為純亦不已與

抑之五章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和也不遐有愆遐遠也相在爾室相視也尚不媿于屋漏屋漏者室之西北隅也無日不顯莫予云觀觀見也神之格思格至也不可度思度測也矧可射思射音亦厭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羣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况人君之尊臨朝廷之上接對士大夫儼如朋友則和柔顏色防遠過失雖庸君猶或知勉至於宮庭屋漏之中蝻蝻蠖蠖之地無法家拂士之在側有近習藝術之旁環而能凜然自持不媿屋漏者雖明主

猶或難之故武公自謂毋曰此非顯明之地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不可得而度者况可有厭斁之意乎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其聖賢之徒與

中庸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按朱熹之說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以不可



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幽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不敢忽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臣觀自昔諸儒之釋此章者，皆以戒謹恐懼與慎獨云者。

通為一事。至烹乃析而二之。蓋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不一。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聖明之主，熟玩而深體之，則天地位，萬物育，其源實自此出，可不勉哉。

詩曰：小雅正月之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昭，甚也。故君子內省不疚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抑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臣按此亦前章慎獨之意故引詩以明雖潛深  
隱伏之地而其昭著章灼有不可揜者故君子  
內省不疚而無愧於心蓋人心至靈毫髮之微  
少有自欺必有不能慊<sub>慊音慊</sub>於中者此所謂疚也  
此所謂惡也惟夫處幽如顯視獨如眾反之於  
已無所疚惡焉此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  
所不能及也又引詩謂處室之時當無媿於屋  
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而常信不待動作語言  
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乎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月

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平易直正直子愛諒信也油然新生好貌易直

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

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

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

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

入之矣

臣按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  
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  
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自不

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  
 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  
 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  
 度思也天雖不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  
 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  
 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  
 禮以恭儉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  
 此以治身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夫禮  
 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嚴威而止不若樂之  
 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

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也  
 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  
 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  
 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  
 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  
 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  
 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  
 嫚易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  
 彼衰也鄙詐易嫚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  
 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易嫚入

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汗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淫樂如鄭衛淫哇之樂，慝禮如

委巷猥俗之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臣按：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外也。外無聲

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

矣。情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

其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

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

之功畢矣。斯誼也。夫人之所當知，而於人主為

尤切。惟

聖明留意焉，則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

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息生也雨露之所潤

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

也。濯濯，蕩然之貌。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大學衍義 卷二十一  
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械也。梏之反覆，反覆，猶展轉也。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熹曰：牛山齊之東南山，其木固嘗美矣。以伐之

者衆，故失其美。然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日夜之間，必有所生長，非無萌蘖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至於濯濯也。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必猶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

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  
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  
不能清而好惡遂與人遠矣又曰孔子言心操之  
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  
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  
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力  
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有無適而  
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  
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又曰人理義之心未嘗  
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

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  
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  
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臣按孟子之言以旦晝為主而朱熹推衍其義  
謂當無時而不用力則旦也晝也夜也皆兢兢業  
自持之時其功益精密矣臣不佞又嘗推衍朱  
熹之說為夜氣之箴有曰盍觀夫冬之為氣乎  
木歸其根蟄蛰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  
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闔之基  
至以後為闔自  
夏至以後為闔貞者元之本  
元於時為春  
貞於時為冬而良

要深厚正  
難須養存  
養○聖賢  
要人深厚  
學者只是  
淺薄

所以為物之始終良東北夫一晝一夜者三百  
六旬之積故冬為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  
天壤之間羣物俱闕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  
之身嚮晚寢息亦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  
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  
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  
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  
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  
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  
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

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臣謂物欲之害夜  
為最甚故其說以夜為本若異於孟子朱熹者  
然亦未嘗不互相發也愚者一得惟  
聖明擇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  
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  
知求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

臣按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  
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則非人矣孔門之  
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舉全體

使人知心卽仁。仁卽心而不可以一視之也。義者人所當行之路。陸步而不由乎此。則陷於邪僻之徑矣。世之人乃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正猶病風喪心之人。猖狂妄行而不知反也。豈不可哀哉。雞犬至輕也。放則知求之人心至重也。放而不知求。借至輕而喻至重。所以使人知警也。然則人心之放。何也。欲泯之則放。利誘之則放。心旣放。則其行必差。故孟子始以人心人路並言。而終獨諄諄於放心之知求。能求放心。則中有主而行不失矣。故曰學

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道皆然而人君以一心而受衆攻。尤易以放。然則其所以不知求乎。求之匪它。以敬自持而一念不敢肆而已。心本非外。縱之則放。求之則存。猶反覆手也。心存則仁存。仁存則動無非理。卽所謂由義路也。聖學之要孰先乎此。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萌謂奕之爲數小數也。奕圍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



通國之善弈者也。秋奔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繳以繩繫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前而射也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臣按孟子之告齊王也可謂至矣蓋人主之心養之以理義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猶草木然燠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悴正人賢士進見之時常少理義漑灌之益其能幾何退而以邪說進者至矣猶燠之日寡而寒之日多雖有萌芽旋復摧折其如之何哉又以弈比之弈雖小

技非專心致志則不能精故其一以專一而得之其一雜以它念而失之非誨者有勤惰學者有工拙由一與不一而已故程頤為講官嘗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富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嗚呼人主欲以理義養其心必如頤之言而後可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多欲雖存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呂大臨曰欲者感物而動也治心之道莫善於少

欲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而不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措亡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措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者寡矣朱熹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臣按養心謂涵育其心也存謂不失其本心也多欲則戕伐其心矣身乎養以欲戕伐則喪失

着得欲字  
來頭容易  
則節首輕  
減亦易為  
力寡欲是  
不犯手在  
塵而不染  
在泥而不  
濁也

其心矣身乎存昔漢武帝謂羣臣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聲色好征伐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堯舜而施仁義得乎周敦頤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然則有志於學聖人者必由寡欲克之以至於無欲而後可若夫多欲而不知所以克之方將與漢武同

科而欲遠輩堯舜非臣之所敢知也惟  
聖主致思焉。

以上論操存省察之法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九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誠意正心之要二

崇敬畏

規警箴誠之助

大學曰湯之盤銘

盤沐浴之盤也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

曰苟日新

也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說已見大學或問

踐阼篇

大戴禮篇名

武王踐阼三日受丹書於太公湯若

戒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曰

云云全文見第二卷

席四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及一側亦不可

不志殷監不遠視爾所代

爾武王自謂也代謂周代商

臣按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故孟子曰生於

憂患而死於安樂當寢而安逸欲易作一及一

側敬不可忘淫戲自絕視彼殷商銘席四端為

端心之防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臣按鑑雖甚明見面而不見背猶吾一心有所

明亦有所蔽患常伏於照察所不及過常生於

意慮所不用故雖聖人慄乎隱憂

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溺

於人不可抹也

臣按盥沐之盤朝夕自潔因而為銘與湯一轍

溺人溺淵因水生戒蓋溺於淵者猶可浮游而

出儉夫壬人所以陷溺其君者于智百態使吾

沉迷於旨酒厚味顛倒於艷色淫聲方恬安而

莫覺倏禍敗之遄興斯其為患詎止於溺淵而

已乎

楹銘曰毋曰胡殘

殘害也

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一  
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臣按斯銘凡三反復蓋人情每忽於竊微而禍亂常生於隱伏銘之於楹朝夕見之以敬以戒保於未危

杖銘曰於乎危

於音烏一本作惡音同

於忿寔

於如字忿寔怒也

於乎

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臣按大易所謂懲忿窒欲逞忿者有危身之憂縱欲者有失道之辱杖之為物于以自扶操之則安全有賴舍之則顛踣可虞富貴奢淫易忘兢畏於杖為銘是咸此義

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臣按天實生時地實生財而君用之敢昧自來祀以報本亦必先時匪物是貴敬以將之齊明盛服對越上帝於牖為銘朝夕是戒

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倍與背同崩傾壞也

臣按劔之為服以示威武然德寔威本威乃德輔惟德是行無思不服於用威抵取顛覆頌頌獨夫所寶者劔終以自燔千古之鑑

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恐少間謂須臾也終身之羞余一

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臣按兵者凶器聖人所重苟非拯民其忍輕用一矛之造謹之戒之况於兵端一破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戕生靈之命奸天地之和者皆斯須不忍實為之寧王以此戒其子孫萬世人主可

違斯言。銘凡十有四今摘其詞義易知者如右

禮運

禮記篇名

三公在朝二老在廟

即三公之致仕者

王前巫而

後史卜筮瞽侑

卜筮掌卜筮之官瞽無目者誦詩以侑也

王中心無為也

以守至正

臣按古之所以象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

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三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廟則有三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瞽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藝御近習。所說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思得乎。此君德之所以不如古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宮商角徵羽五音也。佩在右者其音中徵角在左者趨以采齊之趨齊音茨采齊即今楚其音中宮羽。

行以肆夏。登降之樂節也。肆夏即今時邁之詩。周旋中規。周旋反折旋中矩也。宜方。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揖之謂小俛佩見於前揚之謂小仰佩見於後鏘玉聲。

君子在車則聞鏘和之聲。鏘和皆鈐聲。

行則鳴佩玉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

臣按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徵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鏘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

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後世一切無之而所以榮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不然非臣之所敢知也

國語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猶在輿有旅賁之規輿車也旅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

志猶在輿有旅賁之規輿車也旅賁虎賁也位宁有官師之典

寧者人倚凡有誦訓之諫倚凡間居之時。誦君之位。主誦書之官。居寢有居寢之時。誦誓御之箴。居寢燕息之時。誓御謂近賢也。臨事有誓史之道誓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師工樂官史不失書史者掌書矇不失誦矇謂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戒即今矇矇。抑詩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臣按衛武公之所以約救其身者。可謂至矣。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惟能如此。故生有令名。歿有美謚。後之人主

尚其法諸

孔子觀於魯廟。有欹器焉。孔子曰。吾聞古之欹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傾謂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臣按欹器古之遺法。自三皇五帝有之。所謂宥坐之器也。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故列聖相傳。以中為大法。而制器亦象焉。虛而欹。不及也。滿



而覆過也。過與不及均為非中。惟中則正矣。斯器曰陳于前。是亦几杖有銘之意也。孔子因之以陳持滿之戒。使人知挹損之道。富哉言乎。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何入。焯焯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折。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

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口過患哉。言無口過之可憂也。

臣按斯文大略與武王諸銘相出入。必古之遺言也。孔子因是而發。臨深履薄之言。人主誠能誦之於口。志之於心。而書之宥坐。以自警。亦進德之一助云。

唐穆宗問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宰相崔植對曰  
玄宗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  
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  
戒其後汚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  
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今願陛下以爲元龜則天  
下幸甚

臣按無逸一書萬世之蒼龜也宋璟手寫爲圖  
以獻可謂有志於正君矣今

經筵所在每設此圖庶幾開元故事然必玩而  
釋之如姬公之在前宋璟之在後惕然自省不

敢暇然後此圖能爲進德之助不然則視山  
水之繪其與幾何惟  
聖明其深念之

以上論規警箴誠之助臣聞程頤有言古  
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  
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  
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在此涵養意久將  
自熟敬以直內是涵養意願之意蓋欲學  
者敬以自持而內自直雖無禮樂銘戒之  
助可也然以學者言之則今之所無固未

易復以入君言之則亦何所欲而不可耶  
 誠能內主乎敬而凡古人所以自警之具  
 如湯武之銘筆之翰墨設之屏幃可也使  
 入諷誦入耳著心可也燕間永日毋深居  
 中禁而時御便朝使儒臣環侍迭陳規益  
 如衛武公之自警可也曾廟之器倣而為  
 之設于宥坐以致滿盈之誠可也不寧惟  
 是宮庭宴樂以古者獻酬之禮而易今之  
 舉觴命醴以古者房中之樂如周南召南是也而  
 代今之樂府歌辭惟所欲為孰曰不可內

外交養動靜弗違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  
 之聞也臣敢抹死以為  
 聖明之獻



